

西南史地文獻

第二十七卷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第三輯

西南史地文獻

第二十七卷



本輯主編：繆文遠

副主編：徐麗華

張振興

辛佩峰

本卷目錄

蜀中廣記 下	〔明〕曹學佺撰	一
蜀都雜抄	〔明〕陸深撰	四二一
滇載記	〔明〕楊慎撰	四三三
金川鎖記	〔清〕李心衡撰	四五一
緬述	〔清〕彭崧毓撰	五二七

【明】曹學佺 撰

蜀中廣記

下

《蜀中廣記一百八卷》，明曹學佺撰。學佺字能始，福建侯官人，明萬歷二十三年（公元五九五年）進士。本書以《四庫全書》文淵閣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之史部地理類《蜀中廣記》為底本輯錄。原書成品尺寸為三十點五厘米乘二十厘米，版框尺寸為二十二點三厘米乘十五點三厘米。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蜀中廣記卷八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 梈

納修臣程嘉謀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士臣陳 本

修錄監生臣曹錫爵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八十

明 曹學佺 撰

神仙記第十

附錄鬼怪

夷堅志馮時行守萬州州有舞陽廟馮以樊噲從高祖
入蜀而萬州落南非增所至是必夷鬼假托以取血食
耳即日撤其祠未幾出視事見偉丈夫被甲持戟坐於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八十一

公庭馮叱之掀髯而怒曰吾乃漢舞陽侯廟食千歲君
見毀撤吾無所歸馮思其平生所為不少憐神奄奄
而滅

大寧園經云漢永平七年嘗引此縣鹹泉至巫山用鉄
牢盆盛之水化為血

長老云果州嘗饑有客糴穀於叙瀘催船載至境謂舟
師曰吾先往以待子來問城西陳壽即我家也米至城
下舟師訪之乃知其為陳著作之神驚聞於官官滿給

船賃以米賑貧民

蜀李勢宮人張氏有妖容勢寵之一旦化為大斑理地長丈餘遊於苑中夜復來寢牀下勢懼乃殺之復有所寵鄭美人化為雄虎一夕來食勢寵姬有馬生駒一頭而兩身相著六耳一牝一牡有馬氏婦姪身兒從脇下出母子無恙其年勢為桓溫所滅出廣古今五行記

廣漢王瑗之為信安令在縣忽有一鬼自稱蔡伯喈來

見談詩賦揆之古今靡所不諳王問是昔日蔡邕否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八十

谷云非也與之同姓字耳問前伯喈今何在云在天上

作仙人受福甚快樂非復疇昔也出齋諧記

異苑文帝元嘉初益州王雙忽不欲見明常取水沃地

以菰蔣覆上眠息飲食悉入其中云恒有一女子著青

裙白帶

一作領中

來就其寢母聽聞薦下有聲歷歷發之見

一青色白髮蚯蚓長二尺許又云此女常以奩香見遺

氣甚清芬奩乃螺殼者則菖蒲根於時咸謂雙暫同年

姦矣

明月峽中有二溪東西流宋順帝昇明二年溪人微生

亮釣得一白魚長三尺投置船中以草覆之及歸取烹

見一美女在草下潔白端麗年可十六七自言高唐之

女偶化為魚游為君所得亮問曰既為人能為妻否女

曰冥契使然何為不得乃為亮妻後三年忽曰數已足

矣請歸高唐亮曰何時復來答曰情不可忘有思復至

其後一歲三四往來不知所終太平廣記

廣五行記曰梁末蜀人費秘割麥值暴風雨隱於岩石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八十

間避雨去家數里遙見前路有數婦人皆着紅紫欄衣

歌吟而來私謂野外何因有此心異之漸近寂然無聲

去秘數步乃各住立少時悉轉向秘看之其而並無七

乳唯垂烏毛而已秘驚怖仆地至二更秘兒恠父不至

把火尋覓見秘卧在道傍左側有十餘刺蝟見火即爭

散走秘至家百餘日死

錄異記蜀州晉原縣山亭中有二大石各徑二尺已來

出地七八寸人或坐之心痛往往不救又云是落星石

東邊者生西邊者死石與他石無異只色帶青白耳

有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橘園霜後盡收採餘二橘大如三四斗盎巴人異之即令攀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叟長尺餘鬚眉皓然肌體紅明見人不怖但相對象戲談笑自若決胎訖一叟曰君輸僕龍神第七女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枚紫綃帳一副絳臺山霞寶散二貼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鍾阿母女態盈娘子躋虛龍縞織八綳後日至王先生青城草堂還我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八下

四

者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耳一叟曰僕飢虛矣須龍根脯袖中抽出一根草方圓徑寸形狀宛然如龍毫釐悉具因削食之隨削隨滿食訖嘆之化為一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之巴人相傳此百五十年事似在隋唐之間但不知指的年號耳出玄怪錄唐古今五行記高宗光宅中李崇貞任益州長史廳前柑樹結一實大如雞子晚熟露小孔如針羣咸異之久

而剖得一蛇赤斑色長尺餘崇貞竟以羅死

大唐奇事云長安有貧僧賣一小猿與人言堪馳使競國夫人欲之問其由僧曰本住西蜀居山二十餘年偶羣猿過遣此小猿憐而養之饒半載識人意會人言語指顧實不異一弟子今至郾城資用乏而無計故暫之夫人僧與絲帛僧謝而去此猿旦夕在夫人左右其情愛之它日貴妃遺夫人芝草小猿看視良久倒地立化為一小兒狀貌端妍年可十四五夫人怪而問之小兒曰本姓袁隨父入蜀山採藥居林下三年父常以藥苗啗我忽一日自不覺變身為猿父懼棄我去幸此僧收養得至夫人宅中口雖不能言心中之事略不遺忘每至深夜唯自泣下今不期却還人身也夫人奇之遂衣以錦衣使侍從常秘藏又二年容貌轉美夫人恐人見奪因不令出安於別室以一婢供飼藥食從所嗜也一日小兒與此婢俱化為猿懼而射殺之視其屍仍復人身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八下

五

軍將陳守規者性剛猛嘗坐法流信州寓一公館此館素凶始至鬼物盡見其形變化倏忽乃持弓矢刀杖與之鬪久之聞空語曰吾鬼神不欲與人雜居君既堅正願以兄交可乎守規許之自是常與交言有吉凶輒先報求飲食與之輒得錢物既久頗為厭倦因求方士手書章疏奏之上帝翌日鬼乃大罵曰吾與君為兄弟奈何上章訴我大丈夫結交當如是耶守規云安得此事即於空中擲下章疏紙筆宛然又曰君謂我無所處耶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八下

六

吾今往蜀川亦不下於此矣由是遂絕出稽神錄

蜀大理少卿李冰嘗歸郡城別墅見橋側一嬰兒以蕉葉為之冰憐其相貌收歸哺養為子六七年能讀書善譚笑愛之過於親生至十二歲經史未見者皆如夙習人謂其神智嘗獨居一室中閱書父母偶潛窺之見一人持簿書復有二童子接引呈過其子便大書數行却授之去父母異之來日因侍立冰款曲謂之曰吾夜來竊有所親汝得非判陰府事乎曰然重問則唯拜不對

冰曰陰府人間事自不同吾不欲苦問汝宜善保子父母却後六年一旦白父母兒只合與少卿夫人為兄一十八年今則事畢來日申時却歸冥司因泣下久之父母亦為之出涕冰自問官祿答曰大理少卿也來日申時兒果卒未久冰坐事遂罷出野人間話

開元末渝州多虎暴居人設機宰待之月夜登樹候望見一偃鬼如七八歲小兒無衣輕行通身碧色來發其機及過人又下樹上之須臾一虎跑過為陷機所中死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八下

七

久之小兒行哭而返因投虎口而沒及明開視有碧石大如雞子在虎喉中

天寶中章仇兼瓊為劍南節度兼載將入朝蜀川有張夜叉者狀如狂人而言事多中乃呼而問之夜叉云大使若往蜀有無涯之壽若必入覲不見其吉兼瓊初甚惶懼久之曰安有是耶遂行至漢州入驛墜馬身死惟心上微暖先是彭州刺史令漢陽尉馬某送藥酒一器兼附起居漢陽去漢州五十里奉命便行至驛未到兼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八

賻五百萬兼還四年秩祿云

瓊所忽然顛倒而卒項之兼瓊氣蘇言地下所司以馬尉見代也馬魂便至其家家人驚異問適爾奉命遠何遽也不言視天太息遽揮使去因流涕謂妻子已代章仇大使死適於地下苦論地下所司並為他爭奈何自念到官日淺遠客孤弱故還取別舉言悲號又謂妻無苦我代其死彼亦常有深恤無憂不得還鄉但倉卒死生永隔以此為恨耳言訖不見妻子猶恍然驚疑而昇屍至矣兼瓊翌日還成都賻馬氏錢五百萬又令彭州新繁縣令妻亡召女工作山服中有婦人婉麗殊絕令悅而留之數月甚見寵愛一旦慘悴言辭哽咽令恠問之曰本夫將至身方遠適所以悲耳令曰我在此誰如我何弟自飲食無苦也後數日復求去止之不可留銀酒杯一隻為別謂令曰幸甚相思以此為念令贈羅十疋去後恒思之持銀杯不捨手每至公衙即置案上忽得報前尉已罷還其妻神柩尚在縣遠來移轉投刺謁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八

令令欽待之尉見銀杯駭愕數視之令問其故云此是亡妻柩中物不知何得至此令數息因具言始末及形狀音旨留杯贈離之亭尉憤怒終日後聞棺見婦人尚抱羅而卧怒其積薪焚之已上三則出廣異記

開元初巴人百餘輩上褒中隨山伐木至太白廟前松樹百餘株各大數十圍止而伐之已倒二十餘株有老人戴冠拄杖至其所曰此神樹何故伐之羣巴初不顧老人曰若然已倒者取之未倒者無伐何如又不止老人曰吾太白神若不止必當俱死無益也又不信老人乃登山呼斑于候余有虎數頭相繼而至噬巴殆盡惟五六人獲免老人曰汝輩畧有良心不令殺宜速去也其倒樹至天寶末尚存適詔修理內殿楊國忠令人至山宣救取樹作板以進神竟與之章仇公鎮蜀日佛寺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歲童兒正舞於竿杪忽有物如鵬鷃掠之而去羣衆大駭因罷樂後數日其父母兄兒在高塔上梯而取之神形如瘕久

之方語云見如壁盡飛天夜叉者將入塔中飼以果實
飲食諸味亦不知其所自旬日方精神如初出尚書故
實

玄佑續錄云薛偉者唐乾元年任蜀州青城主簿與丞
鄒滂尉雷濟裴察同時偉得病七日忽奄然若往連呼
不應而心頭微暖家人不忍即飲環而伺之經二十日
忽長吁起坐謂其人曰吾不知人間幾日矣曰二十日
矣與我覩羣官方食餚否言吾已蘇甚有奇事請諸公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八十

罷筋來聽也僕走視羣官實欲食餚遂以告皆喜而來
偉則詰君使司戶僕張弼買鯉於趙幹以付王士良餚
乎曰然何以知之曰向殺之鯉即我也衆愕曰願聞其
說偉曰吾初疾惡熱求涼忽策杖而去不知其夢也既
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籠禽檻獸之得逸莫我如也漸入
山行益悶遂下將於江潭有思浴意遂脫衣於岸跳身
便入自矧狎水成人已來絕不復慮遇此縱適暫契宿
心且思人浮不如魚快也安得攝魚而縱遊乎傍有一

魚曰顧足下不願耳正授亦易何況求攝當為足下圖
之決然而去俄頃有魚頭人長數尺騎鯉來導從數十
魚宣河伯詔曰城居水遊浮沉異道苟非其好則味通
波薛主簿意尚浮深跡思閒曠樂浩汗之域放懷清江
厥歎喟之情投簪幻世暫從鱗化非遽成身可惟充束
澤赤鯉嗚呼恃長波而傾舟得非在晦昧纖釣而貪餌
易傷於明無或失身以羞其黨爾其勉之忽而自顧即
已魚服矣於是放身而遊意往斯到波心潭底莫不從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八十

容三江五湖騰躍將遍然旦留東潭暮必復回俄而飢
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見趙幹垂釣其餌芳香心亦
知戒有頃飢益甚思曰我是官人戲而魚服縱吞其釣
幹豈殺我固當送我歸縣耳遂吞之趙幹收綸以出幹
手之將及也連呼之不聽而以繩貫我腮繫於葦間既
而張弼來曰裴少府買魚須大者幹曰未得大魚祇有
小者弼曰奉命取大魚安用小為乃自於葦間尋得我
而捉之我謂弼曰我是汝縣主簿化形為魚何得不拜

例不聽提之而行入縣門見吏坐者妻某者大聲呼之
哭無一應既而入階鄒雷方博裴唱挑實皆喜魚大促
命付尉弼言幹哉巨魚先以小者塞命可恨裴報幹已
今將我乃呼曰為公同官見不相捨反促殺之仁哉
人呼而泣三君不顧而付給手王士良士良礪刃投我
於橋上我大叫曰王士良因何殺我可執我白於官人
士良若不問者按吾腮於砧上而斬之彼頭適落此亦
離悟遂奉召爾言訖諸公逆相訊之一如所云莫不驚
歎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八

十三

華陽志乃卒

太平廣記貞元初陳郡袁生任唐安參軍罷秩遊巴川
舍逆旅氏忽有白衣丈夫來謁與之語聽辨敏博迥出
於人奇之丈夫曰某又善算能知君平生事生訊以往
事一一如寫益奇之是夕夜深丈夫密謂素曰我實赤
水神也有祠在新明縣南去歲淫雨數月居舍盡圯為
風日焚牧侵侮知君來歲當補新明令倘為重建祠宇

以時奠祀幸甚生諾之已又曰子初至時屏人獨入廟
中冀盡一言耳生曰謹奉教是冬果補新明及至訊之
果有赤水神廟句餘遂詣之未至百餘步屏車次側站
廟中見其簷宇雕鏤佇望久之有一白衣自廟後來即
向丈夫也叙寒溫少頃與生偕行至階下有老僧盤膝
生問此何為者神曰此縣東蘭若道成有殃吾攝其魄
繫之一歲矣句餘當解之且謂生曰君昔謂我建廟可
疾圖之生曰不敢忘既歸貧無以為資因念神所繫道
成既旬餘當解今假以他語俾建廟又安有疑乎因使
問縣東蘭若果有道成師病甚因謂曰我能愈疾師能
以緡貨建赤水神廟乎道成曰疾果愈又安以緡貨為
辭生因結語以故道成曰敬受教後旬餘果愈道成召
弟子曰吾少學浮屠今年五十不幸沈疾向者素令謂
我師之病赤水神所為也不為福而反害人安得不除
之因與其徒持鉦詣廟盡去神像及祠宇無一遺者又
明日道成謁素素曰可疾修赤水廟也不然且懼為禍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八

十三

道成曰夫神所以賴於人者以其福可延戾可弭旱則
 霽之以澤潦則霽之以霽故天子詔郡國邑里以建祠
 為民福也若亦水神無以福人且加害焉已盡毀其廟
 矣哀且驚且懼而謝之道成氣益豐居無何末生以事
 坐徙端溪行至三峽忽見白衣立於路左曰向托君修
 我祠宇奈何致道成毀我之舍棄我之像使一旦無所
 歸君之罪也君棄窮荒職此報耳生謝曰毀君者道成
 也何為罪我神曰道成福甚盛吾不能動今君祿與命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八十

上

衰故我得以報言已不見生惡之後數日竟以疾卒

中屠滄者貞元九年自黃衣調補漢州什邡尉之官至
 真符縣東十里許遇風雪大寒馬不能進見路旁茅舍
 中有煙火甚溫乃往就之有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
 女年方十四五雖蓬髮垢衣而雪膚花臉舉止妍媚父
 嫗見滄來遽起曰客甚衝寒雪請前就火滄欣謝之坐
 良久天色已暝風雪不止滄曰西去縣尚遠借宿於此
 可乎父嫗曰但蓬室為陋耳敢不承命滄遂解鞍施食

秣馬其女方修華靚飾自帷箔間復出而閨麗之態尤
 過向時有頃嫗自外挈壺酒至於火前煖飲謂滄曰以
 君冒寒且進一杯以禦凝冽滄起揖讓曰始自主人翁
 即巡其堂嫗尾因曰坐上尚欠小娘子父嫗皆笑曰田舍
 家所有豈可備賓主女郎回眸斜視曰酒豈足貴謂人
 不宜預飲也母即牽裙使坐於側滄欲舉令以觀女意
 執盞曰請徵書語屬目前事乃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女低鬟微笑曰天色如此歸亦何往哉俄巡至女側曰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八十

十五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滄愕然歎小娘子明慧若此某幸
 未婚敢請自媒如何翁曰是雖寒賤亦常嬌保之頗有
 過客以金帛為問意不忍別未許也不期貴客又欲援
 拾豈是分耶願以為託滄遂修子壻禮祛囊以遺之嫗
 悉無所取曰但不見寒賤何事資貨明日又謂滄曰此
 孤遠無隣又復湫隘不足以久留女既事人便可行矣
 又一日從容為別滄乃以所乘馬載女而行既至官俸
 祿甚薄妻力替成家交結賓客旬月之內大獲名譽至

於原親族撫甥姪洎僮僕廝養無不歡心後秩滿將歸已生一男一女亦甚明慧益尤加敬焉嘗作贈內詩曰一尉適逢福三年慳蓋先此情何所喻川上有驚濤其妻終日吟詠似默有知者然未嘗出口每謂澄曰為婦之道不可不知書倘史作詩反似姬妾耳澄罷官即盡室歸秦過利州嘉陵江畔臨衆石指草想息妻忽慨然謂澄曰前者見贈一篇尋即有和初不擬奉示今遇此景物不能終默乃吟曰琴瑟情雖重山林志自添常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八十

上

憂時即憂身負百年心吟罷潸然良久若有慕焉澄曰詩則麗矣然山林非弱質所思倘憶賢等今則至矣何忽悲泣乎後二十餘日復過妻家草舍依然但不復有人矣澄與妻俱止其舍妻思慕之深盡日涕泣忽於壁角故衣之下見一虎皮塵埃盡滿妻見之忽大笑曰不知此物尚在耶披之即變為虎哮吼余投突門而去澄驚走避之獲二子尋其路望林大哭數日竟不知所之

出河東記

太平廣記元和中荊州崔商上峽之黔秋水既落舟行甚速江濱有溪洞林木絕勝商因杖策徐步不三四里忽有人居石橋竹扉板屋參合景象殊迫因前詣焉有尼衆十許延客宴饗言咲非岩壑中有也即升其居見舍上多累粟黍及實其室堆積皆滿須臾則自外齋負果饗至商以深山疑為妖異忽避辭返衆尼援引留連詞意甚懇商竟登舟謝之訪於舟子皆曰此猿猴耳非速返幾為所殘即聚僮僕挾兵杖鉞往尋捕無踪跡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八十

上

漢州西四十五里有富叟王瑤所居水竹園林占一州之勝往來人多迂道以經瑤亦盡誠接待有賣瓦金石生者常言住在西山每來必休於此積十數年率五日一至瑤密視其所買又非山中所需異之一日又來因竭力奉之石亦無幾將去瑤曰思至貴居為日久矣今者幸願借馬石生曰窮僻山居不足為訪瑤不顧徑隨之行至數里將曉石生曰可還矣固辭之瑤追從不已石生忽以拄杖畫地登為巨壑而身亦騰為白虎哮吼

馬泉為山南步奏官由間道入蜀時兵後僻路絕無人煙夜至一館開東廊下有人語聲因往告之有應者云中堂有牀自往宿去與至中堂唯有土塌又求火荅云無火求席隔屋擲出一席可垂十餘片衆亦壯士殊不介意睡至中夜有一物如猴升梯而來衆以鉄椎急擊之叫呼而走及明呼告別聞人怒聲更云夜來見伊獨處令兒子往伴打得幾死衆推其門不可開自隙窺之了無人物但有積壤而已舉後為太原將官淮南節度使出將神錄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八

華州刺史李黃夏日愁於小廳見鼠穴中有一人長數寸執筍掃穴前而入頃有二人亦長三二寸昇一雙添水糞新須臾鑽沸有一夜又執鉄杖又一人披紫袍執象笏長三二寸形色狀貌猶已身也雖懼而不敢驚之夜又吐紫袍脫衣入鑽中須臾而出仍自服衣而入穴中又見一婦人出穴中似黃之姊婦婦寓岳州久矣主鑽者又拔黃婦入鑽中須臾又出姊服衣亦入穴中主

鑽者繼入昇鑽二人亦入擁篲者掃其灰燼而入數日皆如此黃大憂遣訪其姊亦無恙黃後十餘年方卒出聞奇錄

唐司空嚴震梓州鹽亭縣人所居枕益戴山但有鹿鳴嚴氏必一人殞忽日震與親表對坐聞鹿鳴其表曰益戴山中鹿又鳴矣嚴曰此際當應表兄其表遽對曰表兄不是嚴家子合是三兄與四兄不日嚴氏果亡一人出北夢瑣言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八

高駢築成都羅城時令人發古墓取輓以資梵砌有牙將姜姓者當掘一冢先夜見一鬼嘯於冢上且獻詩求免其文亦可觀以白於高乃免之詳見詩話寶曆三年明經范璋夏日居梁山讀書深夜忽聽厨中有拉物聲范幄省之至明見束薪長五寸餘齊整可愛積於竈傍地上累蒸餅五枚又一夜有物叩門因拍掌大笑聲如嬰兒如此經三夕璋素有膽氣乃乘其笑曳巨薪逐之其物狀如小犬連卻擊之變成火光照滿山